

竹坡詩話
二老堂詩話
紫薇詩話
中山詩話

洋書

內閣文庫			
五七一函	一七八冊	三六六號	漢書類

第五集 五

六十三 63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0
冊數	178	(63)
函號	37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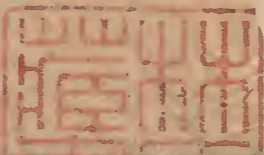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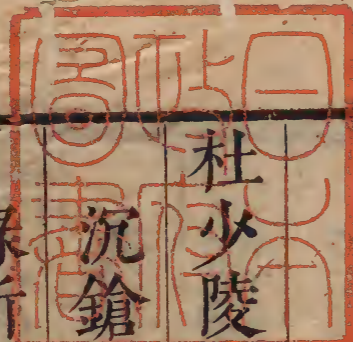


竹坡詩話

宋宣城周紫芝少隱撰

明海虞毛晉子晉訂

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臥綠
 沉鎗之句言甲拋於雨為金所鎖鎗臥於苔為
 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以
 以綠沉為精鐵謂隋文帝賜張齋以綠沉
 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又讀趙德麟



綠沉爲竹乃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
杳冥此尤可笑

戴良少所推服每見黃憲必自降薄悵然若有所
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鑿兒所來耶王履
道詩不見牛鑿黃叔度卽尋馬磨許文休語雖
工然牛鑿叔度之父耳非叔度也

聰聞復錢塘人以詩見稱於東坡先生余遊錢塘
甚久絕不見此老詩松園老人謂余言東坡倅

錢塘時聰方爲行童試經坡謂坐客言此子雖
少善作詩近參寥子作昏字韻詩可令和之聰
和篇立成云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鈎新月掛黃
昏坡大稱賞言不減唐人因笑曰不須念經也
做得一個和尚是年聰始爲僧東坡詩云君欲
富餅餌會須縱牛羊殊不可曉河朔土人言河
朔地廣麥苗彌望方其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
踐蹂令稍疎則其收倍多是縱牛牛所以富餅

餌也

維揚之擾衣冠皆南渡王邦憲客宛陵與其鄉人
 相遇作集句云楊子江頭楊柳春衣冠南渡多
 崩奔柳條弄色不忍見東西南北更堪論誰謂
 他鄉各異縣豈知流落復相見青春作伴好還
 鄉為問淮南米貴賤其敘事有情致為可喜近
 時集句所未有也

集句近世往往有之唯王荆公得此三昧前人所
 傳如雨荒深院菊風約半池萍之句非不切律
 但苦無思耳

孔毅父喜集句東坡嘗以指呼市人如使兒戲之
 觀其寄孫元忠詩云不恨我衰子貴時經濟實
 藉英雄姿君有長才不貧賤莫令斬斷青雲梯
 驕驕作駒已汗血坐看千里當霜蹄省郎京軍
 必俯拾軍符侯印取豈遲殆不減胡笳十
 也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用中彥才雖鄰不謁
及再相有薦之者止就部註邑連江戲作小詩
云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
上爭些子笑向連江作釣翁蓋其所生年月時
適與時宰同但日差異耳

東坡遊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
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
或告以錢塘僧清順者卽日求得之一見甚喜

而順之名出矣余留錢塘七八年間有能誦順
詩者往往不逮前篇政以所見之未多耳然而
使其止於此亦足傳也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隣
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
作一絕句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
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
者大笑

東萊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甚有功亦時有可疑者如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以落爲蕩且云非久在江湖間者不知此字之爲工也以余觀之不若落字爲佳耳又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以宿爲沒字沒字不若宿字之意味深遠甚明大抵五字詩其邪正在一字間而好惡不同乃如此良可怪也

客有誦淵明閑情賦者想其於此亦自不淺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有一人言之問其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於是坐客皆發一笑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答以斧一具而告之曰欲子砍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余嘗觀少陵作宗武生日詩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則宗武之能詩爲可知矣惜乎其不可得而見也

士大夫學淵明作詩往往故爲平澹之語而不知淵明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如讀山海經云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豈無雕琢之功蓋明玕謂竹清瑤謂水與所謂紅皺曬簷瓦黃團繫門衡者異矣

余讀秦少游擬古人體所作七詩因記頃年在辟雍有同舍郎澤州貢士劉剛爲余言其鄉里有一老儒能效諸家體作詩者語皆酷似効老杜體云落日黃午峽秋風白帝城尤爲奇絕他皆類此惜乎今不復記其姓名矣

賀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皆服其工士大夫謂之賀梅子郭功父有示耿天隲一詩王荊公嘗爲之書其尾云廟前古木藏訓狐豪氣英風亦何有方回晚倅姑孰與功父遊甚歡方回寡髮功父指其髻謂曰此真賀梅子也方回乃將其鬚曰君可謂郭訓狐功父髯

而鬚故有是語

鄭谷雪詩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之句人皆以爲奇絕而不知其氣象之淺俗也東坡以謂此小學中教童蒙詩可謂知言矣然谷亦不可謂無好語如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風味固似不淺惜乎其不見賞於蘇公遂不爲人所稱耳

世傳楊文公方離襁褓猶未能言一日其家人携以登樓忽自語如成人因戲問之今日上樓汝能作詩乎卽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舊見古今詩話載此一事後又見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題字畫清勁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而此又以爲揚文公作何也豈好事者竊太白之詩以神文公之事歟抑亦太白之碑爲僞耶

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紅皺晒簷瓦黃團繫門衡黃

團當是瓜萋紅皺當是棗退之狀二物而不名使人瞋目思之如秋晚徑行身在村落間杜少陵北征詩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此亦是說秋冬間籬落所見然比退之頗是省力

有作陶淵明詩跋尾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形天無千歲猛志固有在之句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云刑天獸名也好銜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形天乃是刑天無千歲乃是舞干戚耳

如此乃與下句相協傳書誤繆如此不可不察也

樞密張公嵇仲喜談兵論邊事面目極嚴冷而作小詩有風味岐王宮有侍兒出家爲比丘尼者公賦詩云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步穩襯細裙從今不入襄王夢翦盡巫山一朵雲殊可喜也徐陵玉臺新詠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臉崔正熊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

人以染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
乃用胭脂或臙脂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
花着雨臙脂溼亦用此二字而白樂天三千宮
女燕支面却用此二字殊不可曉

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十數
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
暖鱷魚無種海潭清者是也

余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
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
有聲忽記杜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
恍然如已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
陰唯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
子規啼之爲佳句也又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
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於溪中曰此
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
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爲

妙作詩正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爲奇險也

夔峽道中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爲韻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作詩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輒和少陵韻大書其側後有人嘲之云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無不笑之

大梁羅叔共爲余言頃在建康士人家見王荆公親寫小詞一紙其家藏之甚珍其詞云留春不

住費盡鶯兒語滿地殘紅宮錦污昨夜南園風雨小伶初上琵琶曉來思繞天涯不肯画堂朱戶東風自在楊花荆公平生不作是語而有此何也儀真沈彥述謂余言荆公詩如繁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等篇皆平甫詩非荆公詩也沈乃元龍家壻故嘗見之耳叔其所見未必非平甫詞也

余家藏山谷謝李邦直送商雲龍茶詩所謂商雲
從龍小蒼壁元豐至今人未識者是也用川麻
矮紙作鉅軸書如拳許大字畫飛動可與瘞鶴
銘離堆記爭雄政和甲午攜以示李端叔端叔
和山谷韻又用此韻作詩見貽且跋其尾云元
豐八年九月魯直入館是月裕陵發引前一日
百官集朝堂與余適相值邂逅邦直送茶居兩
日聞有詩又數日相見於文德班中爲余口占
換世傳此詩爲花藥夫人作東坡嘗用此詩作
洞仙歌曲或謂東坡託花藥以自解耳不可不
知也

王荆公作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溼之句欲以全
句作對久而未得一日問蔡天啓江州司馬青
衫溼可對甚句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
白髮新公大喜

梁太祖受禪姚垺爲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

止曰頗知其人文思甚捷埒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曰卿便是上水船議者以埒爲急灘頭上水船魯直詩曰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山谷點化前人語而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

東南之有臘梅蓋自近時始余爲兒童時猶未之見元祐間魯直諸公方有詩前此未嘗有賦此政和四年中元前一日宣城周少隱出此詩相示蓋二十有九年矣感舊愴然因借其韻書于卷尾是日太旱久不雨而雨黃昏月出已而復雨紹興兵至姑谿詩帖兩牛腰併與山谷墨妙爲之一空

李白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李白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古人作詩之意未必

爾然人臣進言要當如此及文宗有人皆苦炎
熱我愛夏日長之句公權但云薰風自南來殿
閣生微涼而已殊不寓規諫之意何也蓋責文
宗享殿閣之涼而不知人間之苦所以譏之深
矣曉人豈不當如是耶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
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
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

詩者政和間李端叔在姑谿元夕見之僧舍中
嘗作兩絕其後篇云程氏園當尺五天千金爭
賞凭朱欄莫因今日家家有便作尋常兩等看
觀端叔此詩可以知前日之未嘗有也

近世士大夫家所藏杜少陵逸詩本多不同余所
傳古律二十八首其間一詩陳叔易記云得於
管城人家冊子葉中一詩洪炎父記云得之江
中石刻又五詩謝仁伯記云得於盛文肅家故

書中猶是吳越錢氏所錄要之皆得於流傳安得無好事者亂真然而如巴西聞收京云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又云尅復誠如此安危在數公又舟過洞庭一篇云蛟室圍青草龍堆擁白砂護江蟠古木迎權舞神鴉又一篇云說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此決非他人可到其爲此老所作無疑

西湖諸寺所存無幾唯南山靈石猶是舊屋寺僧言頃時有數道人來丐食拒而不與乃題詩屋山而去至今猶存字畫頗類李北海是唐人書也其詩云南塲數回泉石西峰幾疊煙雲登携孰以爲侶顏寓李甲蕭耘後好事者譁之前一句乃呂字第二句洞字第三句賓字是洞賓與三人者來耳李甲近世人東坡以此郭恕仙善畫而有文餘不知其爲何人當是神仙也東平王興周爲余言東平人有居竹間自號竹谿

翁者一夕有鬼題詩竹間云墓前古木號秋風
墓尾幽人萬慮空惟有詩魂銷不得夜深來訪
竹溪翁世傳鬼詩甚多常疑其偽爲此詩傳於
輿周鄉里必不妄矣鬼之能詩是果然也

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余讀太史
公天官書天一鎗梃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杜少
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
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於此可

以爲工也

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
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氣韻之近俗也東
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
枝上雨雖用樂天語而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
成黃金手不能爲此也

自古詩人文士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語梅聖俞詩
云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歐陽文

忠公誦之不去口魯直詩有野水自添田水滿
晴鳩却喚雨鳩來之句恐其用此格律而其語
意高妙如此可謂善學前人者矣

林和靖賦梅花詩有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
月黃昏之語膾炙天下殆二百年東坡晚年在
惠州作梅花詩云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
參橫昏此語一出和靖之氣遂索然矣張文潛
云調鼎當年終有實論花天下更無香此雖未

及東坡高妙然猶可使和靖作衙官政和間
見胡份司業和曾公袞梅詩云絕艷更無花得
似暗香唯有月明知亦自奇絕使醉翁見之未
必專賞和靖也

世所傳退之遺文其中載嘲鼯睡二語話極怪譎
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作詩今云有如阿鼻
尸長喚忍衆罪其非退之作決矣又如鐵佛聞
皺眉石人戰搖體之句大似鄙陋退之何嘗作

是語小兒輩亂真如此者甚衆烏可不辨

有數貴人遇休沐攜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寺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僧聞而笑之貴人問師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閑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羅叔共言頃歲錢塘有葛道人者無他技能以業屨爲生得金卽沽酒自飲往來湖山間數日天

人無知之者一日爲寺僧修屨口中微有聲狀若哦詩者僧怪而問之葛生笑曰今日偶得句耳問之乃云百轉已休鶯哺子三眠初罷柳飛花自是始知其爲詩人世之露才揚已急於人知者聞斯人之風亦可少愧矣

詩人造語用字有着意道處往往頗露風骨如滕元發月波樓詩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是也只一直字便是着力道處不惟語稍

崢嶸兼亦近俗何不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
自與水相連爲微有蘊藉然非知之者不可以
語此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艱求捷法於東坡作兩頌以
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
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一云衡口出常言法度法
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乃知作詩到平
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

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
造平澹余以不但爲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
劉元素名博文與余爲同郡其爲人靜退有守好
作詩而語不妄發內子朱賢而善事其夫每舉
案齊眉則相敬如賓一日元素與客飲分韻得
柳眉其詩云青眼相看君可知精神渾在艷陽
時只因嫁得東君後兩淚相看是別離詩成坐
客皆不悅後數日而其妻亡蓋詩識也

郭功父晚年不廢作詩一日夢中作遊采石二詩
明日書以示人曰予決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
功父曰予近詩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
慘客愁之句豈特非予平日所能到雖前人亦
未嘗有也忽得之不祥不踰月果死李端叔聞
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多時

詩中用雙疊字易得句如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
鸝此李嘉祐詩也王摩詰乃云漠漠水田飛白
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摩詰四字下得最爲穩切
若杜少陵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攬離思花冥冥
無端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則又妙不
可言矣

楊次翁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
易他人書画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
河豚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
無疑此贖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

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言無乃過歟次翁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予遊濡須識次翁之孫侃爲余道此

杜牧之嘗爲宣武城幕游涇溪水西寺畱二小詩其一云李白題詩水西寺古木回窳樓閣風半醉半醒遊三日紅白花開山雨中此詩今載集中其一云三日去還住一生焉再遊含情碧溪水重上粲公樓此詩今榜壁間而集中不載乃

知前人好句零落多矣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如握節漢臣歸乃是禿節新炊間黃梁乃是聞黃梁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不知宋氏家藏爲何本使得盡見之想其所補亦多矣

韓退之城南聯句云庖霜鱸玄鯽浙玉炊香杭語固奇甚魯直云庖霜刀落鱸執玉酒明船雖依

退之而駸駸直與少陵分路而揚鑣矣若明眼人見之自當作兩等看不可與退之同調也

錢塘關子東爲余言熙寧中有長老重喜會稽人少以捕魚爲生然日誦觀世音菩薩不少休舊不識字一日輒能書又能作偈頌嘗作頌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苧麻縫破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此豈捕魚者之所能哉解悟如此蓋得觀音智慧力也

余讀東坡和梵天僧守詮小詩所謂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未嘗不喜其清絕過人遠甚晚遊錢塘始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老人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

杜牧之華清宮三十韻無一字不可人意其敘開元一事意直而詞隱擘然有騷雅之風至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之語置在此詩中如使伶優與稽阮輩並席而談豈不敗人意哉

錢塘強幼安爲余言頃歲調官都下始識博士唐庚因論坡詩之妙子美以來一人而已其敘事簡當而不害其爲工如嶺外詩敘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飢蛟掉

尾取渴虎只着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韓退之薦士詩云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精可以鎮浮躁蓋謂孟東野也余嘗讀孟東野下第詩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自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第之得失喜憂至於如此宜其雖得之而不能享也退之謂可以鎮浮躁恐未免於過情

東坡喜食燒豬佛印住金山時每燒豬以待其來
一日爲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
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
辛苦爲誰甜

東坡性喜嗜豬在黃岡時嘗戲作食豬肉詩云黃
州好豬肉價錢等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
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
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此是東坡以文滑稽

耳後讀雲仙散錄載黃昇日食鹿肉二斤自晨
煮至日影下西門則曰火候足乃知此老雖煮
肉亦有故事他可知矣

福唐黃文若言南徐刁氏子字麟游十歲賦竹馬
詩云小兒騎竹作驂騮猶是東西意未休我已
童心無一在十年渾付水東流後十歲果卒客
有誌其墓者以比李長吉蓋文章早成古人有
之然亦人所忌也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頗自矜有驕色或作戲靈素畫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

銀燭秋光冷画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此一詩杜牧之王建集中皆有之不知其誰所作也以余觀之當是建詩耳蓋二子之詩其流婉大略相似而牧多險側建多工麗此詩蓋清而平者也

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魯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薺羹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羹最清好固應加慘愧吾緣則是高將軍所作乃薺詩耳非筍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故何也承議郎任隨成字師心劉景文甥也嘗謂余言景

文昔爲忻州守間數日率一謁晉文公祠旣至
祠下必與神偶語久之乃出文公亦時時來謁
景文景文閉閤若與客語者則神之至也一日
於廣坐中謂一掾曰天帝當來召君吾亦當繼
往坐客皆相視失色已而掾果無疾而逝劉亦
相繼而亾云後一日死而復甦起作三詩乃復
就瞑其一云中官在天半其上乃吾家紛紛鸞
鳳舞往往芝木華揮手謝世人聳身入雲霞公

暇詠天海我非世人譁其二云僊都非世間天
神繞樓殿高低霞霧勻左右蛇龍徧雲車山嶽
聳風輦天地顛從茲得舊渥萬物毫端變其三
云從來英傑自消磨好笑人間事更多良上吳
宮爲進發千車安穩渡銀河詩成謂其家人曰
吾今掌事雷部中不復爲世間人矣

馮均州爲余言頃年平江府雍熙寺每深夜月明
有婦人歌小詞於廊廡間者就之不見其詞云

滿目江山憶舊遊汀洲花草弄春柔長亭艤住
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猶逐曉雲愁行
人莫上望京樓或有聞而錄之者姑蘇士子慕
容崑卿見而驚曰君何從得此詞客語之故崑
卿悲哭久之曰此余亡妻之詞無知之者明日
視之乃其妻旅襯所枉

大梁景德寺峨眉院壁間有呂洞賓題字寺僧相
傳以爲頃時有蜀僧號峨眉道者戒律甚嚴不
下席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
求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願少
見待也明年是日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
至暮偉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偉人歎息
良久忽復不見明日書數語於堂壁間絕高處
其語云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來教人
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
也宣和間余遊京師猶及見之

李京兆諸父中有一人嘗爲愔守者不得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迓監司於城門吏報酉時守亟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相與語於門隙使者請入見曰法當閉鑰不敢啓關請以詰朝奉迎又京適至發緘視之中有家問卽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命秉官燭如初當時遂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廉白之節昔人所高矯枉太過則其弊遂至於此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爲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爲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着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着水更覓君家爲甚酥李端叔嘗爲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觀此亦

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唐人作樂府者甚多當以張文昌爲第一近時高
郵王觀亦可稱而人不甚知觀嘗作遊俠曲云
雪擁燕南道酒闌中夜行千里不見讐怒須如
立釘出門氣吹霧南山雞未啼腰間解下聶政
刀袖中擲下朱亥椎冷笑邯鄲乳口兒此篇詞
意大似李太白恨未入文昌之室耳至莫惱翁
篇云穀垂乾穗豆垂角雨足年登不勝樂烏巾

紫領銀鬚長白酒滿盃翁自酌翁醉不知秋色
涼兒捋翁鬚孫撼牀莫惱翁翁年已高百事慵
遂與文昌爭衡矣

本朝樂府當以張文潛爲第一文潛樂府刻意文
昌往往過之頃在南都見倉前村民輸麥行嘗
見其親藁其後題云此篇効張文昌而語差繁
乃知其喜文昌如此輸麥行云余過宋見倉前
村民輸麥上車槐陰下其樂洋洋也晚復過之

則扶車半醉相招歸矣感之因作輸麥行以補
樂府之遺塲頭雨乾塲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麥
半歸倉廩半輸官免教縣令相催迫羊頭車子
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倉頭買券槐陰涼清
嚴官吏兩平量出倉掉臂呼同伴旗亭酒美單
衣換半醉扶車歸路涼月出到家妻具飯一年
從此皆閑日風雨閉門公事畢射狐豕兔歲蹉
跎百壺社酒相經過

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
籬况堂與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爲之至
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
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爲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
辨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爲微之作也
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爲愚兒豈退之
之意乎

黃師是赴浙憲東坡與之姻家置酒餞其行使朝

雲相待飲坐間賦詩有綠衣有公言之句後人
乃謂綠衣小官猶惜其不畱是有翁言也時朝
雲語師是曰他人皆進用而君數補外何也是
謂公言而綠衣則東坡指朝雲也

舍人作江西宗派圖自是雲門臨濟始分矣東
坡寄子由云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
來則是東坡子由爲師兄弟也陳無已詩云鄉
來一辨香敬爲曾南豐則陳無已承嗣輩和尚

爲何疑余嘗以此語客爲林下一笑無不撫掌
古今詩人多喜効淵明體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
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云霜露悴百草而
菊獨好花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
醪日入會田家詩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唯
語似而意亦太似蓋意到而語隨之也

頃歲朝廷多事郡縣不頒曆所至晦朔不同朱希
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一詩云藤州三月作小

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頒憶昔昇
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爲秋花作春
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與夫山中
無曆日寒盡不知年無間然矣

江淮間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首顏色可愛人
空識矣崔德符通羊道中詩所謂翠裘錦帽初
相識魚虎鸞環略岸飛是也余至興國數月郡
去通羊二百里猶未及識詢之士人亦無識者

每誦德符詩想像一見而已

張文潛中興碑詩可謂妙絕今古然潼關戰骨高
於山萬里君王蜀中老之句議者猶以肅宗卽
位靈武明皇旣而歸自蜀不可謂老於蜀也雖
明皇有老於劔南之語當須說此意則可若直
一謂老於蜀則不可

楊子雲好著書固已見誚於當世後之議者紛紛
往往詞費而意殊不盡惟陳去非一詩有譏有

評而不出四十字楊雄平生書肝腎閑雕鏤晚
於玄有得始悔賦甘泉使雄早大悟亦何事於
玄賴有一言善酒箴真可傳後之議雄者雖累
千萬言必未能出諸此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別
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
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
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烟此詩可謂絕妙一世

但夢中安能見郢樹烟烟字只當用邊字蓋前
有江邊故耳不然當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
斷荆門郢樹烟如此却似穩當

汪內相將赴臨川曾吉父以詩送之有白玉堂中
曾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之句韓子蒼改云白
玉堂深曾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吉父聞之以
子蒼爲一字師

柳子厚與浩初上人看山詩云海畔尖山似劍錯

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
望故鄉議者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蓋未死
而身已在刀山矣

杜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拆天吳
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可謂窮矣及賦常偃畫古
松詩則云我有一疋好束絹愛之不減錦繡段
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君放筆爲直榦子美乃有
餘絹作畫材何也

余嘗戲作小詩用少陵事云百尺寒松老幹枯常
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天吳紫
鳳圖使少陵尚無恙當爲我一捧腹也

今日校譙國集適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詩某爲
兒時先人以公真藁指示某是時已能成誦今
日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終是面熟但句中
時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必是痛遭俗人改易
耳如病起一詩云病來久不上層臺

謂宣城疊嶂雙溪也

窗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
 主人來此篇最為奇絕今乃改云為報園花莫
 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脉不倫然亦是
 何等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墜
 素改作梅葩殊不知綻葩二字是世間第一等
 惡字豈可令人詩來又喜雨晴詩云豐穰未可
 期疲瘵何日起乃易疲瘵為瘦飢當時果有瘦
 飢二字此老則大段窘也

余初時見公集名太倉稊米悟其宋景太倉
 急貽一塾師免從胡元任禁語中見什坡為
 別免其言惟漢之函款可喜後從塾師索太
 倉稊米已化作紅腐矣惜我童習之觀面失
 一竹坡如但如刑夫毒于戚之類法之借為
 粟作新評未免貽謬于傷輩看湖南毛受淺

五字皆訛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予謂絃說固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絃意以爲已說皆誤矣

東坡立名

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

王禹偁不知貢舉

小說多妄其來久矣玉壺清話云王禹偁自知制

誥出知黃州蘇易簡榜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餘
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爲遷客臣欲令榜下諸
生郊送奏可禹偁作詩謝之云綴行相送我何榮
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
諸生予年十六七時嘗以歲月推之孫何榜乃淳
化三年歲在壬辰明年癸巳易簡遷參政是時禹
偁謫外任未歸又明年甲午方再爲知制誥至道
乙未遷內翰五月出知滁州非放進士時三年丁

酉復召知制誥咸平元年戊戌十二月罷知黃州
二年己亥放進士孫暨等七十一人非三百也且
易簡已爲執政而死其妄甚明然予頗自疑此詩
或爲他日之識其後隆興癸未予爲起居郎兼中
書舍人值省試本衙同知貢舉屬壽皇銳意幸金
陵便欲進發留予從駕不果差乾道壬辰爲禮部
侍郎兼直學士院適當貢舉在朝闕出身從官而
虞并甫爲相雅不欲用予時方遣泛使奏留予撰

國書命翰林王曠知舉中書舍人趙雄同知此外
惟沈夏有出身以予侍兼臨安既不可差乃趣召
李衡爲侍御史云試院無言事官不肅鎖院終旬
日趙雄丁母憂亦不復補差淳熙戊戌春予爲翰
林學士上已點定而趙溫叔爲相密奏云殿試臨
軒當用天子私人主文今省試是禮部事乃就下
差權禮部尚書范成大雖一時各有意其實三入
不知舉也

劉禹錫淮陰行

簇簇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鳥飛驚五
兩今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煙波與春草千里同
一色船頭大銅鑲摩挲光陣陣早晚便風來沙頭
一眼認何物令儂羨羨郎船尾燕啣尾趁檣竿宿
食長相見隔浦望郎船頭昂尾憶憶無奈脫萊時
清淮春浪軟黃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
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爲之皆不入律也惟無奈脫

萊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予嘗見古本作挑萊時東坡惠州新年詩水生挑萊渚恐用此字

唐酒價

昔人應急謂唐之酒價每斗三百引社酒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為證然白樂天為河南尹自勸絕句云憶昔羈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江邊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着錢又古詩

亦有金尊美酒斗十千大抵詩人一時用事未必實價也

白樂天詩

白樂天集第十五卷宴散詩云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迴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蟬催盡新秋雁載來將何迎睡興臨睡舉殘盃此詩殊未覩富貴氣象第二聯偶經宴元獻公拈出乃迥然不同



杜荀鶴事

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卽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予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

來稍喜唐風集

荀鶴詩集名唐風

今悟樊川是父師

光武廟左衽

錢塘陳益字仲理進士入官淳熙間常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有詩云早知

爲左衽悔不聽臧宮意亦可取

康與之重九詞

慶元丙辰重九風雨中七兄約登高於神岡西喜因記康與之在高宗時謔詞云重陽日四面雨垂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路上水平臍滄浸倒東籬茱萸胖黃菊溼蓋蓋落帽孟嘉尋弱笠漉巾陶令買蓑衣都道不如歸爲之一笑與之自語人云末句或傳兩個一身泥非也

杜詩元日至人日

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蓋此七日之間須有三兩日陰不必皆晴疑子美紀實耳洪典祖引東方朔占書謂歲後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物育陰則災天寶之亂人物俱災故子美云爾信如此說穀乃一歲之本何略之也

木芙蓉詩

唐人袁劉禹錫嘉話云進士陳標詩詠黃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予嘗語客花多固取輕於人何憎嫌之有因論木芙蓉全似芍藥但患無兩平字易牡丹字欲改此句作得人輕處只緣多衆以為善且謂移芍藥二字在句首則可矣予以失全句為疑或云本草芍藥一名餘容因綴一絕云花如人面映秋波拒傲清霜色更和能其餘容爭幾許得人輕處只緣多白樂天和

錢學士白牡丹詩云唐昌玉藥花攀玩衆所爭折
來比顏色一樹如瑤瓊彼因稀見貴此以多爲輕
固知輕字爲勝

辨人生如寄出處

蘇文忠公詩文少重複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數處
用雖和陶詩亦及之蓋有感於斯言此句本起魏
文帝樂府厥後高僧傳王羲之與支道林書祖其
語爾朱翌新仲猗覺寮雜誌乃引高僧及高齊劉
善明似未記魏樂府予爲太和蕭人傑秀才作如
寄齋說引文忠公詩甚詳

報班齊

歐公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或
疑其不然今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廷
排立既定駕將御殿閣門持牙牌刻班齊二字候
班齊小黃門接入上先坐後幄黃門復出揚聲云
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卽出方轉照壁

二老堂詩話 八
衛士卽鳴鞭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

朱希真出處

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紹聖諫官勃之孫靖康亂
離避地自江西走二廣紹興二年詔廣西宣諭明
橐訪求山林不仕賢者橐薦希真深達治體有經
世之才靜退無競安於賤貧嘗三召不起特補迪
功郎後賜出身歷官職郎官出爲浙東提刑致仕
居嘉禾詩詞獨步一世秦丞相晚用其子某爲刪

定官欲令希真教秦伯陽作詩遂落致仕除鴻臚
寺少卿益久廢之官也或作詩云少室山人久挂
冠不知何事到長安如今縱插梅花醉未必王侯
着眼看益希真舊嘗有鷓鴣天云是清都山水郎
天教懶慢帶疎狂曾批給露支風勅累奏畱雲借
月章詩萬首醉千場幾曾着眼看侯王玉樓金闥
慵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最膾炙人口故以此譏
之淳熙間沅州教授湯巖起刊詩海遺珠所書甚

略而云蜀人武橫詩也未幾秦丞相薨希真亦遭
臺評高宗曰此人朕用橐薦以隱逸命官置在館
閣豈有始恬退而晚奔競耶其實希真老愛其子
而畏避竄逐不敢不起識者憐之

唐藩鎮官屬入局

杜子美為劔南叅謀遣悶呈嚴鄭公詩云束縛酬
知己蹉跎効小忠又云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
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韓退之為武寧節度使

推官上張僕射書云使院故事晨入夜歸非有疾
病事故輒不許出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乃知唐制
藩鎮之屬皆晨入昏歸亦自少暇如牛僧孺待杜
牧之固不以常禮也

後見洪邁容齋續筆
第一卷所引與此同

論詩雅頌

楊子法言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
晞正考甫矣蓋尹吉甫能作崧高烝民等詩以美
宣王故正考甫晞之而作商頌是則楊子以闕宮

之頌為奚斯所作矣班孟堅王文考為賦序皆有
 奚斯頌魯僖之言蓋本諸楊子也學者謂闕宮但
 曰新廟奕奕奚斯作而無作頌之文遂疑楊子為
 誤以予觀之奚斯既以公命作廟又自陳詩歸美
 其君故八章之中上自姜嫄后稷下逮魯公魯侯
 備極稱頌至末章始言作廟之功亦不為過只如
 崧高詩亦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吉甫固常自
 稱美何獨於奚斯而疑之楊子之言必有所據

後見

洪邁容齋續筆第一卷
 亦以為相承之誤非也

顯仁皇后挽詩

湯岐公思退在相位作顯仁皇后挽詩云虞妃從
 梧野啓母祔稽山無一字閑蓋顯仁初以賢妃從
 徽宗北狩其後祔徽宗葬會稽之永祐陵虞妃為
 徽宗也啓母為高宗也用事可謂的切高宗山陵
 予進挽詩取法焉其云生年同藝祖謂創業中興
 之主皆丁亥生也慶壽似慈寧謂母子皆嘗慶八



十也然不若岐公之王

陸務觀說東坡三詩

陸游務觀云王性之謂蘇子瞻作王莽詩譏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詠董卓云功業平生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只言世上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蓋譏介甫爭市易事自相叛也車中有布借呂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親切如此又云曾吉甫侍郎藏子瞻和錢穆文詩真本所謂大筆推

君西漢手一言寘我二劉間者其自注云穆文嘗草某答詔以歆向見喻故有此句而廣川董彥遠待制乃譏子瞻不當用高光事過矣

山谷哭宗室公壽詩

與務觀同作劉信叔大尉挽詞予誦魯直哭宗室公壽詩云昔在熙寧日葭莩接貴游題詩奉先寺橫笛寶津樓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候但聞劉子政頭白更清修意深語到可見宗室前肆後拘氣

象務觀云韓子蒼常見魯直真跡第三聯改云屬
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以此為勝而曾吉甫獨取
前作

南北聲音

四方聲音不同形於詩歌往往多礙其來久矣如
北方以行以形故列子直以大行山為太形又如
居姬與以高俄等音古今文士皆作協韻雖釋文
亦然禮記何居注云居音姬列子何姬却注云音

居其他詩文與以呂累之類尤多近世士大夫頗
笑閩人作賦協韻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殊不知
蘇子由蜀人也文集第一卷嚴碑長韻磨訛高豪
何曹荷戈亦相間而用云

記夢

予少時嘗夢至人家其書室為叢竹所蔽殊不開
爽堂下皆古柳鴉噪不止夢中作詩云竹多翻障
月木老只啼鳥意謂竹本清虛延貯風月今反窒



塞如此種木不棲鸞鳳徒能集鳥以聒耳似譏其
 主人也後數年為金陵教官初入廨舍則廳下及
 門外古柳參天鴉鳴竟日廳傍小書室叢竹蔽虧
 恍如所夢

皇甫湜詩

劉貢父詩話錄云皇甫湜詩無聞韓退之有讀公
 遠詩譏其猗摭糞壤間又韓集雖有次韻湜陸渾
 山火之篇而湜詩俱不傳予嘗得湜永州祁陽元

次山唐亭詩碑題云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其詩
 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
 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
 成一隊中行蘇預雖富劇粹美君可益子昂感遇佳
 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
 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為物莫與大先王路
 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啼素瀨我思
 何人知徙倚如有賴

後見洪邁容齋隨筆亦載此詩謂風格無可采非也

老人十拘

朱新中鄞川志載郭功父老人十拘謂不記近事
記得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
睡日睡不肯坐多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兒子不
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暖不
出寒卽出丁巳歲予年七十二目視昏花耳中無
時作風雨聲而實雨却不甚聞因補一聯云夜雨
稀聞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是亦兩拘也嘗錄

寄朱元晦朱大以爲然請予足成之遂貼兩句云
自矜□□盲宰相今復癡聾作富家

記趙夢得事

廣西有趙夢得處於海上東坡謫儋耳時爲致中
州家問坡嘗題其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
仍錄陶淵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夢得
以綾絹求東坡荅云幣帛不爲服章而以書字上
帝所禁又有帖云舊藏龍焙請來共嘗蓋飲非其

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真佳句也後趙君子婦將產夢有題開國男來謁者生子名之曰荆而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豐厚夷雅所至榜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予因得盡觀坡之翰墨荆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縣宰耶

記東坡烏臺詩案

元豐己未東坡坐作詩謗訕追赴御史獄當時所供詩案今已印行所謂烏臺詩案是也靖康丁未歲臺吏隨駕挈真案至維揚張全真參政時爲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後張丞相德遠爲全真作墓誌諸子以其半遺德遠充潤筆其半猶存全真家予嘗借觀皆坡親筆凡有塗改卽押字于下而用臺印蘇子容丞相元豐戊午歲尹開封治陳世儒獄言者誣以寬縱請求是秋亦自濠州攝赴臺獄嘗賦詩十四篇今在集中序云予瞻先已被繫予畫

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其詩云遙憐北戶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注謂所劾歌詩有非所宜言頗聞鐫詰之語

辯歐陽公用金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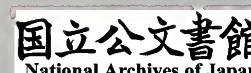
杜工部詩屢及銀章歐陽文忠公詩數言金帶此亦常事後來士大夫多以不仕為曠達又因前輩偶謂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為未是富貴小說遂云永叔這條金帶幾道着予謂近世邁往凌雲

視官職如韁鎖誰如東坡然送陳睦詩云君亦老嫌金帶重望湖海詞云不堪金帶垂腰豈害其為達耶

李石霜月詩

唐李義山霜月絕句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本朝石曼卿云素娥青女元無疋霜月亭亭各自愁意相反而句皆工

陶杜酒詩



陶淵明詩酒能消百慮杜子美云一酌散千憂皆得趣之句也

韓杜自比稷契

子美詩自比稷與契退之詩云事業窺稷契子美未免儒者大言退之實欲踐之也

蘇頲九日侍宴應制詩

予編校文苑英華如詩中數字異同固不足怪至蘇頲九日侍宴應制得時字韻詩頲集與英華略

同首句嘉會宜長日而歲時雜詠作并數登高日第二句高游順動時雜詠作延齡命賞時第三句曉光雲半洗雜詠作宸游天上轉第四句晴色雨餘滋雜詠作秋物雨來滋第五句降鶴因韶德雜詠作承仙馭第六句吹花入御詞雜詠作睿詞後一聯云願陪陽數節億萬九秋期雜詠作微臣復何幸長得奉恩私切意雜詠乃傳書錄當時之本其後編集八句皆有改定文苑因從之耳杜甫云

新詩改罷自長吟信乎不厭雕琢也

東坡寒碧軒詩

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再來
杭州壽星院寒碧軒詩句句切題而未嘗拘其云
清風肅肅搖牕扉牕裏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
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寒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日
高山蟬抱葉響頗似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
併葉言之寒亦在中矣人靜翠羽穿林飛固不待

言末句却說破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
肥其妙如此

金鎖甲

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段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山
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鎗之句言甲拋於
雨爲金所鎖鎗卧於苔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
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爲精鐵謂隋文帝
賜張旃以綠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後

又讀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爲竹乃引陸氏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已上皆紫芝之語予按符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爲綫以縲之蔡琰詩云金甲耀日光至今謂甲之精細者爲鎖子甲言其相御之密也紫芝工詩而詩話百篇踈失如此何耶綠沉爲精鐵則不待辨矣

筍薺詩用斤賣事

紫芝云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

魯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溪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薺羹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羹最清好固應加糝愧吾緣則是高將軍所作乃薺詩耳非筍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故予按二詩各因筍薺而借用作斤賣之句初非用事不同紫芝何其拘也

綻葩二字

紫芝末篇又云今日按譙國集適此兩卷皆公在

宣城時某為兒時先人以公真藁指示某是時已能成誦今日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終是面熟

但句中時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必是痛遭俗人

改易爾如病起一詩云病來久不上層臺

謂宣城登嶂雙

溪也窗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

主人來此篇最為奇絕今乃改云為報園花莫惆

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脉不倫然亦是何等

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墜素改作

梅葩殊不知綻葩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豈可

令人詩來又喜雨晴詩云豐穰未可期疲瘵何日

起乃易疲瘵為瘦飢若當時果用瘦飢二字則此

老大段窘也予謂紫芝論俗子改易張文潛詩是

也至引櫻桃欲綻紅謂不應改破作綻梅粉不應

作葩云是惡字豈可入詩然則紅綻雨肥梅不應

見杜子美詩正而葩不應見韓退之進學解天葩

無根常見日不應見歐陽永叔長篇況古今詩人

亦多有之豈可如此論詩耶

論縹緲二字

自唐文士詩詞多用縹眇二字本朝蘇文忠公亦
數用之其後蜀中大字本改作縹緲蓋韻書未見
眇字爾或改作渺未知孰是予校正文苑英華姑
仍其舊而注此說于下

米元章書無量老人詩句

余家有米元章書長壽庵三字後題兩句人是西

方無量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
章自作也

程祁陳從古梅花詩

政和中廬陵太守程祁學有淵源尤工詩在郡六
年郡人段子冲字謙叔學問過人自號潛叟郡以
遺逸八行薦力辭與程唱酬梅花絕句展轉千首
識者已歎其博近歲有同年陳從古字希顏哀古
今梅花詩八百篇一一次韻其自序云在漢晉未

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
 唐詩人最盛杜少陵才二首白樂天四首元微之
 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首自餘不過
 一二如李翰林韋蘇州孟東野皮日休諸人則又
 寂無一篇至本朝方盛行而予日積月累酬和千
 篇云

記舒州司空山李太白詩

司空山在舒州太湖縣界初經重報寺過馬玉河

至金輪院有僧本淨肉身塔及不受葉蓮花池連
 理山茶自塔院乃上山至本淨坐禪岩精巧天成
 中途斷崖絕壑傍臨萬仞號牛背石宗室善修者
 言石如劍脊中起側足覆身而過危險之甚度此
 步步皆佳上有一寺及李太白書堂一峰玉立有
 太白瀑布詩云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
 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按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
 凌青霄松風吹我足予兄子中守舒日得此於宗

室公霞今胡仔漁隱叢話載蔡條西清詩話不言
 此山但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
 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
 勅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
 云舉袖霞脫條招我飯胡麻既誤以斷巖為斷崖
 與第二句相重赤文作勅文落落作世眼攝衣作
 攝身皆淺近與前句大相遠當塗太白集本元無
 此詩因子中錄寄郡守遂刻于後然皆從蔡條誤

本子中爭之不從僅能改勅為赤而已

辨杜詩閱殷闌韻

世言杜子美詩兩押閑字不避家諱故畱夜宴詩
 臨懽卜夜閑七言詩曾閃朱旗北斗閑雖俗傳孫
 覲杜詩押韻亦用二字其實非也卜園杜詩本云
 畱懽上夜關蓋有投轄之意卜字似上字關字似
 閑字而不知者或改作夜閑又不任韻卜氏本妙
 不可言北斗閑者蓋漢書有朱旗降天今杜詩既



云曾閃朱旗則是因朱旗降天斗色亦赤本是殷字於斤切盛也殷字於顏切紅也故音雖不同而字則一體是時宣祖正諱殷字故改作閑全無義理今既祧廟不諱所謂曾閃朱旗北斗殷又何疑焉

戲舉詩對

乾道七年秋予爲禮部侍郎一時長貳每會食多戲舉詩對或云薔薇刺刺花奴手刺刺皆側聲人

謂難對予云鴻雁行行鳥跡書又云半夏禹餘糧借雨爲禹涼爲糧也宜以何對予云長春佛見笑蓋藥名及花名也吏部張津子問侍郎因云此雅對耳更有通俗之句如往年胡邦衡多髯初除吏部郎官或以胡銓髯吏部爲戲莫能對者是時姚憲令則以司農少卿兼權戶侍在坐予謂令則君嘗爲浙憲豈復遠使欲借以趣對云姚憲遠提刑蓋借姚爲遙也坐皆大笑淳熙六年吏部尚書兼

侍講程大昌泰之講筵退入部同官問今日講何經泰之云尚書或又曰尚書講尚書亦詩句也屬余對之予曰行者畱行者坐中復大笑

紅綾白苧詩

唐薛能詩云莫欺闕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記新進士時事也王禹偁賀人及第詩云利市襴衫拋白紵風流名紙寫紅牋予嘗以二事爲一聯云襴衫拋白苧餅餤喫紅綾似是的對葉夢得石

林避暑錄話載紅綾餅餤爲盧延讓詩

一麾出守

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事以爲起於杜牧之自云獨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麾未必本之顏詩後人因此二字誤用顏詩耳

記法慧寺門詩

紹興十年六月一日甲辰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秦
檜劄子奏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
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
國撻懶有講和割地之義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
旣而兀朮戕其叔撻懶監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
贊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今兀朮變和議果矣臣
請爲陛下先至江上諭諸路帥同力招討陛下相
次勞軍如漢高祖以馬上定天下不寧厥居爲社

稷宗廟決策於今日臣言如不可行卽乞罷免以
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臣無任懇切之
至有旨依奏右張嶠代作嶠元任司勳員外郎五
月除起居舍人八月除中書舍人當時朝士大書
法慧寺門云商湯爲太甲孔聖作周任蓋誤以伊
尹告太甲爲相湯而論語載孔子道周任之言今
直以爲孔聖也

辨歐陽公釋奠詩

歐陽文忠公外集有早赴府學釋奠詩蓋任留守
推官陪錢惟演行禮時也諸處本皆如此寫達云
省題詩集只云釋奠却注作國子監試題蓋惟演
止是使相詩中不應云行祠漢丞相且俎豆兼三
代及首善自西京語皆有嫌專指漢事非惟演也
當從省題予答云省題所印如秋彌之類乃官中
試題至於釋奠似太平易況諸本元有早赴府學
二字書坊傳會勦之耳其云昔齒公卿日嘗聞弦

誦聲豈舉業當用乎所謂漢丞相乃詩句偶然如
唐卿周士之類何必拘泥且漢時釋奠豈預丞相
耶今公外集第二卷書懷感事寄梅聖俞云丞相
忽南遷送之伊水頭此惟演落平章事移鄧州時
亦呼丞相外集十四卷送河南戶曹楊子聰序云
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彭城惟演所封郡是又
呼爲相國按唐白樂天集第五十八卷論節度使
王鐔除平章事云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

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容輕授鏐非清望又無大功
深為不可此是唐使相亦謂之宰相故有繫街大
勅之後者茲乃丞相相國宰相三者在使相皆可
稱呼之明證達號博洽故著此以示後學

王十李三

紹興二十七年御筵進士四百二十六人溫州王
十朋為之首其鄉人吳已正綴末特奏狀元則福
州李三英例賜出身附名正奏之後已正有詩舉

頭不忍看王十回看猶欣見李三

鳩芹詩

蜀人縷鳩為膾配以芹菜或為詩云本欲將芹補
那知弄巧成

子免一字弘道集中載襍著述二十三卷詩

話其一也所載不返卅餘則多翫駁亦人如

唐酒價及斤賣云必進竹坡法以一等但

載劉賓客誰陰行五字本集止四首末篇云

云本集作統那曲詞如多奈脫某時山谷謂
 不可解子元疑作桃李時引東坡詩句澄之
 余攷賓客集作多奈晚來時清淮春浪軟令
 讀者真然姑存之以俟博洽君子湖南毛晉
 識

二老堂詩話 終

紫薇詩話

宋東萊呂本中居仁撰

明海虞毛 晉子晉訂

晁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
 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
 用生兒作劉秀暮年無骨葬昭靈

晁知道詠之西池唱和詩有旌旗太一三山外車
 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

人行殆絕唱也

高秀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其爲文稱是
嘗和予高郵道中詩有中途留眼占星聚一宿
披顏覺霧收之句便覺予詩急迫少從容閑暇
處

汪信民華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
溪堂春水想扶疎高談何日看揮塵安步從來
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
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鉏五畝蔬饒德操節見
此詩謂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
在彼而不在此也

洪龜父朋寫韻亭詩云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
中百尺亭水入方州界玉局雲映連水羅翠屏
小楷四聲餘翰墨主人一粒盡僊靈文蕭采鸞
不復返至今神界花冥冥作詩至此殆無遺矣
宣和末林子仁敏公寄夏均父倪詩云嘗憶他年

接緒餘饒三落托我迂疎溪橋幾換風前柳僧
壁今留醉後書忘記下四句饒三德操也

表叔范元實既從山谷學詩要字字有來處嘗有
詩云夷甫雌黃須倚閣君卿唇舌要施行

從叔知止少年作詩云彭澤有琴嘗無絃太令舊
物惟青氈我亦四壁對默坐中有一牀供晝眠
元實深賞愛之云殆似山谷少時詩

外弟趙才仲少時詩夕陽緣澗明等句精確可喜
才仲少學柳文曾內相肇晁文以道說之皆以
才仲能爲古人之文也

夏均父倪文詞富贍儕輩少及嘗以天寒霜雪繁
游子有所之爲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不愧前
人作也

晁季一貫之嘗訪杜子師與不遇留詩云草堂不
見浣溪老折得青松度水歸

衆人方學山谷詩時晁叔用冲之獨專學老杜衆

人求生西方高秀實獨求生兜率

叔用嘗戲謂余云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余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

王立之直方病中盡以書畫寄交舊余亦得書畫數種與余書云劉玄德生兒不象賢蓋譏其子不能守其圖書也余初未與立之相識而相與如此夏均父嘗寄立之詩云書來整整復斜斜

蓋謂其病中作字如此

饒德操酷愛徐師川俯雙廟詩開元天寶間袞袞見諸公不聞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之句

張先生子厚與從祖子進同年進士也張先生自登科不復仕居毗陵紹聖中從祖自中書舍人出知睦州子厚小舟相送數程別後寄詩云籬鷗雲鵬各有程匆匆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籠底共聽蕭蕭夜雨聲先生少有異才多異夢

嘗作夢錄記夢中事予舊寶藏今失之先生夢
中詩如楚峽雲嬌宋玉愁月明溪淨印銀鈎襄
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樓又無限寒鴉
冒雨飛紅樹高高出粉墻之句殆不類人間人
也紹聖初嘗訪祖父滎陽公於歷陽既歸乘小
舟泝江至烏江還書云今日江行風浪際天嘗
記往在京師作詩云苦厭塵沙隨馬足却思風
浪拍船頭也

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滎陽公作張先生哀
詞云惟古制行必中庸兮降及末世矣不通兮
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其餘忘之矣

紹聖初滎陽公自浙中赴懷州叔祖赴睦州邂逅
於鎮江別後叔祖寄絕句云江南江北來昨夜
同枝宿平明一聲起四顧已極目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
潘邠老大臨精苦也然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

殆不可及嘗作詩勸予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
濟時功大似傾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
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
頰紅好貸夜窻三十刻胡牀趺坐窵幡風
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雅徒懷璧武似
三明却韞弓松檜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龐
公文如二雅謂德操武似三明謂均父也後德
操爲僧名如璧殆詩之識也

吳春卿叅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過郭店謁
文靖公墓詩云漢相巖巖真國英門庭曾是接
諸生陽秋談論四時具河嶽精神一坐傾議者
以爲頗盡文靖儀觀論議云

滕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啓云玉璜釣瀨家傳渭
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
抃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
時稱誦之

劉師川莘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嘗贈舍弟詩云
大阮平生予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濟陰未識
情更親信手新詩落珠貝楊氏作公誰料理臧
孫有後誠可喜長亭水落風雨多無酒飲君如
別何余時爲濟陰縣主簿大阮謂知止也

曾子固舍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璪作守歐
公王荆公諸人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
殊不爲囑禮一日就設聽召子固作大排唯賓

主二人亦不足一談也旣而召子固於書室謂
子固曰人謂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
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
終不可其意廼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卽令子固
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
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
其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矣
晁丈以道言劉斯立跋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

劉貢父所稱引皆劉所未知於是始有意讀書以道又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蔭補得官以蔭補得官不是作官後從李德操遊德操更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於爲學矣

叔祖待制公嘗與賓客飲酒時大有尚幼侍側叔祖令大有作四聲大有應聲云微雨變雪

元祐中諸阮族人居榆林甚盛嘗一日同遊西池有士子方行觀歎曰純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

從叔叔異應聲問曰秀才汝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未士子甚驚歎

東萊公嘗與羣從出城至村寺中寺僧設冷淘止具酢無他物令衆對入寺冷淘唯有酢叔異應聲對云出門蒸餅便無鹽衆服其敏

崇寧初晁以道居登封滎陽公嘗寄詩云將謂清風全掃地世間今復有盧鴻以道和詩云渭濱人老釣綸中晚歲那知有早窮顧我巖棲終作

底謾將病目送飛鴻

崇寧末東萊公迎侍滎陽公居真州船塲晁以道
赴官明州來訪公留連數日而去別後以詩寄
公云鳳老不行食子復將衆雛一門三世行名
數文章俱自可不富貴天德公已餘公乎默終
日誰言得親疎人間亦何事前賢重作書公豈
不窮愁聊爲筆墨娛掩卷長歎息曷不巖廊歎
却慙小人計不當君子居可恨只江水潮生明

月初振拖簪北客別去敢踟躕回首望丹穴涕
泣日漣如

曾元嗣續政和間嘗作十友詩蓋謂顏平仲岐關
止叔沼饒德操節高秀實茂華韓子蒼駒及余
諸人九十人也其稱予詩云呂家三相盛天朝
流澤于今有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却收才具
入風騷

崇寧初滎陽公守曹州陳無已以詩寄公云往生

三呂共修途擬上青雲近玉除中道勒回犇電
足今年還直邇英廬縱談尚記華嚴夜枉道難
回刺史車剩與寬爲七字句逢人聊代八行書
紹聖初榮陽公罷經筵出舍城東華嚴寺無已
與晁伯禹載之唐季實之間皆來訪公每晨興
公未起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及寢公就枕三人
者皆揖於門外如親弟子云

崇寧初榮陽公自曹州與相州太守劉壽臣唐老
學士兩易會於滑州滑守陳伯修師錫殿院也
坐中有詩云金馬舊遊三學士玉麟交政兩諸
侯蓋記當時事也

楊念三丈道孚克一呂氏重甥張公文潛之甥也
少有才思爲舅所知年十五時在鄂渚作詩云
洞庭無風時上下皆明月微波不敢興甚靜蛟
蜃穴元符初榮陽公謫居歷陽道孚爲州法曹
椽嘗從公出遊以職事遽歸遺公詩云雨綠霜

紅郭外田山濃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
一檄呼歸亦可憐公甚稱之

李方叔薦嘗作寒食詩千株蜜炬出嚴闈走馬天
街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針燒艾檢銅人
又嘗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
此邦二千石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實表
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榮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戶却掃不交人物嘗

有詩云老讀文書興易闡須知養病不如閑竹
牀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外山

榮陽公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樓詩云斷霞孤鷺
欲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飽經歷始
知平地是神仙

東萊公元祐中西池詩云遊人初避熱多傍柳陰
行崇寧中閑居符離嘗步至村寺作詩贈僧云
柳外陰中簷鐸鳴老僧拄杖出門行自言老病

難看讀只坐蒲團到五更

饒德操初見潘邠老和山谷中興碑詩讀至天下
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歎曰潘十後來
做詩直至此地位耶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著不得江南已
還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

柯斯舉頡嘗和余詩云秋水因君話河伯接籬持
酒對山谷斯舉即無已詩所謂黃塵投老何

郎準擬明年共我長者也然斯舉與予初不相
識

晁叔用嘗作廷珪墨詩脫去世俗哇吟高秀實深
稱之其詩云君不見江南星官有諸奚老超尚
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
百年相傳紋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燭天
一星斗昏雨痕倒海風雷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黃
門侍立才人見銀鈎灑落桃花牋牙牀磨試紅

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
四絕海內傳祕府毫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
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
更寫西天貝葉書

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衆人後得李
義山詩熟讀規摹之始覺有異

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嘗飄瓦盡日靈風不
滿旗之句以爲有不盡之意

楊道孚深愛義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
夜心以爲作詩當如此學

仲姑清源君嘗言前身當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遠
公社故流轉至今耶

吳正獻夫人最能文嘗雪夜作詩云夜深人在水
晶宮吳正獻夫人知識過人見元祐初諸公進
用人才之盛歎曰先公作相要進用一個好人
費盡無限氣力如今日用人可謂無遺才矣吳

正獻作相詩蓋元豐間也

孔毅甫平仲學士建中靖國間作吳正獻夫人輓

詩云贊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其子蓋傳正安

詩舍人也傳正有賢行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

舍人欲論事而懼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屢促

其子論列時事傳正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爲恨

也輓詩乃蘇子由作

紹聖初蘇子由罷門下侍郎知汝州吳傳正當制

行詞云薄責尚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

李愬去言公擇尚書猶子少能文詞年十七八時

作詩云去國城春桃李花楓林葉病尚天涯今

年九日風前帽北客李舟雨後沙忘下四句汪

信民甚稱之以爲有過其姪商老處然商老詩

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方臘之亂去言

有詩蒼黃避地小兒女漂泊連牀老弟兄亦佳

句也

夏均父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彥實送均父作
江守詩云平時袞袞向諸公投老猶推作郡公
未覺朝廷疎汲黯極知州郡要文公均父每諷
誦之

張子厚先生紹聖中蘇常道中題予授讀書卷後
云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不知此何人詩也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
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上

主非常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
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
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
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真授蓋
公嘗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
至侍郎拜中丞銜內不帶權字公爲中丞時官
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真授也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卽上都之福地再廣真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回廊曼衍圖拱極之近僚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公其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奧

夏英公賀文靖公兼樞密使啓云三公之尊古無

不統五代多故政乃有歸又云部分諸將獨出

於禁中制決奇謀不關於公府又云當清明之

盛旦布焜煌之冊書

啓事乃中子京作

孫廣伯術謝東萊公舉改官啓云清朝薦士寒門蒙座主特達之知絳帳傳經賤子辱侍講非常之遇蓋孫公莘老受知正獻公廣伯常從榮陽學也

朱吳子權荆門人崇寧初嘗客予家未有聞也其

後赴舉滎陽公送之以詩子權後見胡康侯給
事康侯問朱子久從呂公亦嘗聞呂公議論乎
朱曰未也獨記公有送行詩卒章云他日稱成
毛義志再求師友究淵源康侯曰是乃呂公深
教子以子問學爲未至故勉子再求師友爾子
權由是發憤爲學與兄震子發俱從師請問焉
叔祖待制尊德樂道以父師禮事滎陽公嘗寄公
詩有久矣摠衣闕過庭之句

汪信民嘗和予欲晴詩云釜星晚雜出雨脚晨可
歇又嘗和予春日絕句云晏坐黌堂一事無居
官蕭散似相如偶違濁酒風前約不見繁英雨
後疎

張丈文潛大觀中歸陳州至南京答予書云到宋
冒雨時見數花凄寒重裘附火端坐略不類季
春氣候也

顏夷仲岐舊嘗從滎陽公問學予爲濟主簿夷仲

適在曹南嘗贈予詩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
夫子蓋謂榮陽公也予罷官歸作詩留別夷仲
云昔者同升夫子堂如今俱是鬢蒼浪蓋用其
語也
饒德操作僧後有送別外弟蔡伯世詩云要做仲
尼真弟子須參達摩的兒孫時諸說禪者不一
故德操專及之

未改科已前有吳儔賢良爲廬州教授嘗誨諸生
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
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
名儔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
官爲衆所怨太師戒之因作啓事謝云才非一
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副
總管武人嘗戲之使對句云快咬鹽齏窮措大
其人應聲對曰善飧倉米老衙官雖云輕佻然

自改科後士人亦不能爲此語矣

李尚書公擇向見秦少游予正獻公投卷詩云雨
砌墮危芳風輕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
得意詩只如此也

予舊藏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張丈文潛題其後
云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鑄鍾文卷卷
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
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爲文此卷是投正

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予覽
之令人愴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

文潛嘗爲其甥楊道孚作真贊云其氣揚以善動
其神驚以思用盍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
輜重蓋規之也

楊十七學士應之國賓力行苦節學問瞻博而弘
致遠識特異流俗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
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正

叔先生嘗以爲交游中惟楊應之有些英氣
邢和叔尚書嘗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
云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
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司馬溫公旣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
舊德倍加歆慕在北門與溫公書云多病寢劇
闕于修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意屢以直
言正論開悟上聽懇辭樞弼必冀感動忠大義

充塞天地橫絕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
之不暇非於紙筆一二可言也又書云音問罕
逢闕于致問但與天下之人欽企高誼間有執
鞭忻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云伏承被命再
領西臺在於高識固有優游之樂其如蒼生之
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

王荆公嘗寄正獻公書云備官京師二年鄙吝積
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夫所謂

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猥以私養竊祿所以重貪汙之罪惓惓企望何以勝懷因書見教千萬之望

崇寧初楊丈道孚見寄數絕有云東平佳公子好學到此郎別去今幾日結交皆老蒼又一絕云不知更事多但覺拜人少其餘忘之

張子厚先生嘗遊山寺詩有凍僕堆堆依竈燎山僧草草具盤飧井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之句蓋寺僧具食極疏略也

晁丈以道嘗以所爲易解示謝丈顯道他日顯道還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難

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解或以語楊丈中立中立問其故其人曰以其集衆說楊丈笑曰集衆說不好者

潘邠老哭東坡絕句十二首其最盛傳者元祐絲

綸兩漢前典刑意得寵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
誰道微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
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歐陽季點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
但極口稱重黃詩季默云如臥聽疎疎還密密
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東坡云正是佳處
山谷贈晁无咎詩云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蓋
无咎初從山谷理會作詩故无咎舊詩往往似

山谷

僧守訥圓照師門人本衣冠家子弟後從圓照師
祝髮辯博能文元符末上皇踐阼遠近稱頌新
政守訥以詩寄滎陽公野夫生長仁皇世再見
仁皇御太平是時天下稱上皇爲小仁宗云
劉跋斯立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
丞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
魂於異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蕤同
學舍蕤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蕤在金陵以同
舍故先謁之元亮以啓事謝之云跣足而見長
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也
知止叔少時嘗作初涼詩云西風吹木葉庭戶作
涼時夜有愁人歎寒先病骨知予每喜誦此句
邇來少年能爲此詩者蓋少矣

范正平子夷丞相忠宣公長子少有高節專務靜

退紹聖中欽聖向后爲其家作功德寺爲屋數
百間百姓訴其地民間地也朝廷下其事開封
府府尹王震戶部尚書蔡京皆定以爲官地民
訴不已再委開封尉覈實時子夷適爲開封尉
驗治實民間地哲宗問正平何人家執政對曰
純仁子也上曰名家有手詔改寺城外王震蔡
一京各贖金用事者怒之開封縣有兩尉一尉治
一內一尉治外子夷治外尉也治內尉失囚被譴

遂并子夷衝替子夷不恤也常以爲好事到手
難得豈可不做做而被罪其庸多矣後益連蹇
不進恬如也常乘一馬卑小謝公定贈詩云一
官如馬小衆眼似衫青

崇寧間談命術者多言叔祖待制子進與曾內翰
子開皆宰相命也或有以吉凶占於紫姑神者
代書村童卽書於紙云待曾呂相方發人皆以
二公可必相也然皆不驗豈鬼神亦但聞人所

說而遂以爲然乎叔祖有詩云夢寢西山結草
廬逝將臨水詠游魚何人見卯求時夜更着閑
言問藐姑

崇寧初叔祖待制自瀛師改知潁州過曹南省榮
陽公見學院諸生作詩因和之騏驎方騰踏蛟
蛭敢撲緣明年小期集請看十廬鞭紹聖間調
知歸州過太平州亦和諸生詩其末句有何處
一孤城號秭歸之句

紫微公希哲之孫好問之子祖謙之祖也自
 之傳衣江西嘗作江西宗派圖自黃豫章而
 下列陳后山等二十五人為法嗣蓋以楊師
 豫章也又作友倪集序論學詩當後活法極
 其明快可補入詩話中劉後村跋云夏倪所
 作似未能照徃之紫微公自道了湖南毛晉
 識

紫微詩話終

中山詩話

宋袁州劉 放貢父撰

明海虞毛 晉子晉訂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累
 朝以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
 不必盡上所自作景祐初賜詩落句云寒儒逢
 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真詔旨也
 劉子儀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下

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之事或有除去
官字示人曰此必蕃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
大笑詩有詩病俗忌當避之此偶自諧合無若
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景祐中宋宣獻上楊太妃挽詩云神歸梁小廟禮
祔漢餘陵文士稱其用事精當楊昌言詩曰先
帝遺弓劍排雲上紫清同時受顧託今日見升
平雖不用事意思宏深足爲警語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送詩曰亞夫
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時獨刻公詩於
石

僧惠崇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然唐人舊
句而崇之弟子吟贈其師詩曰河分岡勢司空
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
句似師兄杜工部有峽東蒼江起巖排石樹圓
頃蘇子美遂用峽東蒼江起巖排石樹作七言

句子美豈竊詩者大抵諷古人詩多則往往為已得也

王元之謫黃州詩曰又為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白髮生在朝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

曰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為霖不干汝

俗云豚出則有

風又曰食啗蝦魚頗肥腩

譏其肥大

人多取佳句為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梅

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固

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何須柳也

工部詩云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可無瑕

類又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豺狼多少人慎莫投

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若此等

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倣

詩以意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

自是奇作世効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翻

成鄙野可笑盧仝云不即溜鈍漢非其意義自
 可掩口寧可効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律詩
 雖稱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
 可謂然也韓云老公真箇似童兒沒井埋盆作
 小池直諧戲語耳歐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
 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為不工謂坳中初
 蓋底凸處遂成堆為勝未知真得韓意否也永
 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某然聖俞平生所自負

者皆某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知
 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

潘閔字逍遙詩有唐人風格有云久客見華髮孤

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

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雁一一皆南飛

歲暮自桐廬歸僕以為不減劉長卿

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閔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
 誅匿舒州潛山寺為行者題詩於鐘樓云遶寺

千千萬萬峰

忘第
二句

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却登樓

打曉鐘孫僅為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遙也告寺

僧呼行者潘已云去

王益柔勝之為館職年少意頡頏張揆叔文亦新

貼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羣聚輒居上座王密於

屏風題云四十餘年老健兒

此唐徐州節度王
智興自詠詩句

翌日會食王正座詩下眾無不哂

李絢公素有詩贈同姓人曰吾宗天下著王勝之

輒取注之曰居甘泉者以謳著

京師名倡李氏
居甘泉坊善謳

賣藥者以木牛著

京師李家賣藥以木牛
自表人呼為李木牛

圍碁

者以憨著

李乃國手而神思昏
濁人呼為李憨子

裁幞頭者以拗

著

李家幞頭天下稱善而必與
人乖刺歲久自以拗李呼

作詩者以豁達

著

豁達老人喜為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鄙下
而自稱豁達李老嘗書人新素墻壁主人憾

怒訴官杖之拘執使市石灰更圩
漫訖告官乃得縱舍聞者哂之

此數人因勝

之有云遂自託不朽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

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誼高價忠直三朝
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
籠吉戍黃榆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開貔
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鬢間未有一莖白陶鑄
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大喜之

黃覺仕宦不遂嘗送客都門外不及寓邸舍會一
道士取所攜酒炙呼飲之既而道士舉杯據水
寫呂字覺始悟其爲洞賓也又曰明年江南見

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之出懷中大錢七其
次十又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予藥數寸許告
覺曰一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
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牀頭曆日無多子
屈指明年七十三果是歲卒

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
青衣名也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

中山詩話 六
章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
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
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搏捨至此聞者歡笑大年
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
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
過也元獻王文通詩曰甘泉柳苑秋風急却爲
流螢下詔書子儀画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
貴重之如此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爲村夫子鄉人有强大
年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
舉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歐公亦不甚喜
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
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
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趨飛揚
爲感動也

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齋腸亦苦強歌聲不歡

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
集五卷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僅三百篇其
間語句尤多寒澁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刪取者
東野與退之聯句語詩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
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也

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澹可愛至
七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強衣飾文
昌有謝裴司空馬詩曰乍離華廐移蹄澁初到

貧家舉眼驚此馬却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微
而顯亦少其比

白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今
人不用斯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陶穀
云尖簷帽子卑凡斯是也白曰金屑琵琶槽雪
擺胡騰衫琵琶與今人同杜曰皂鵬寒始急白
曰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爲語病事之終始音
上聲有所宿留今甫然者音去聲二公詩自非

語病

唐詩賡和有次韻

先後無易

有依韻

同在韻

有用韻

用彼韻不

必

次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

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莫天迴丹楓霜葉稀孤
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隣家漁未
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
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
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

聽搗砧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

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
也唐人為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
杜工部云更覺良工用心苦然豈獨畫手心苦
耶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
直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
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

海陵人王綸女輒為神所馮自稱仙人字善數品
 形製不相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
 瑞葉落人間說云天上有瑞木開花六出他詩句詞意飄逸
 類非世俗可較題金山云濤頭風捲雪山脚石
 蟠虬常謂綸為清非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贈
 曰君為秋桐我為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
 不識春風面居數歲神舍女去懵然無知嫁為
 廣陵呂氏妻

鞠皮為之實以毛蹙蹋而戲

見霍去病傳晚唐已

不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
 毬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
 拳卒未休今柳三復能之述曰背裝花屈膝屈
反勿白打大廉斯進前行兩步蹶後立多時柳欲
 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後園偶迸出柳挾取之
 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書再拜者三每拜毬
 起復於背脊幞頭間公乃笑而奇之遂延於門

下然弟子拜師常理也獨毬多賤人能之每見
勞於富貴子弟莫不拜謝而去此師拜弟子也
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云

洪州西山與滕王閣相對一僧盡覽詩板告郡守
曰盡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
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出閩僧有
朋多詩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曰詩因
試客分題僻棊爲饒人下着低亦巧思也

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
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
詩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
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笑

孟蜀時花藥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父因治
館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纔三十餘
篇大約似王建句若厨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
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

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都不語含羞急過御床前

山東二經生同官因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王徭一生難之曰野鷹安得王徭一生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索翎毛耳

刁景純有見無類必往復歸每至三鼓宋祈判館集僚屬而刁或連日不赴因邀而譙讓之王原

叔戲改杜贈鄭廣文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驀地趨朝歸便遭官長罵李獻臣曰我為足之云多羅四十年偶未識摩氈

時西戎唃氏子名摩氈近

有王宣政時時與紙錢

刁嘗為王宣政作墓銘

以古文篆

隸加標軸密挂刁聽事會一日大雨不出周步廳廡間始見此圖問之從者曰挂此已數日矣先造者往往能通念也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眎之笑曰交不着

京師市井語也

號為錐宋為其穎利而么麼云贈詩曰
譬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倅洛州洛本趙地
有毛遂塚聖俞遂舉處囊事為送行詩戲之

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詩曰言觀其
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比旂當為芹
音周人語轉亦如關中以中為蒸虫為塵丹青
之青為萋也五方語異閩以高為歌荆楚以南
為難荆為斤昔閩士作清明象天破題云天道

如何仰之采高會攷官同里遂中選荆楚士題
雪用先字後曰十二峰巒旋旋添反讀添為天
字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蒸餅恐觸中
字諱也

楊安國判監集學官飲必誦詩譜以侑酒舉盃屬
客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
晦亦舉盃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
矣一坐皆笑而楊不悟

泗州塔人傳下藏真身後閣上碑道興國中塑僧
伽像事甚詳退之詩曰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
身焚矣塔本喻都料造極工巧俗謂塔頂爲天
門蘇國老詩曰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
容身以譏在位者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
飛燕以燕時物故寓言爾蜀人自京以鴿寄不
浹旬而達船船浮海亦以鴿通信非虛言也史
以陸機黃耳爲犬能寄書恐不然自洛至吳更
歷江淮殆數千里安能論人而從舟楫乎或者
爲奴名不然當爲神犬也

史著赫連勃勃之暴蒸土築城意謂釜甑熟之然
不知北方土工用春首聚土陽氣蒸發用築則
堅牢特甚故爾近有獻策築吳江爲甕堤土人
欲以巨甕實土稍稍下之不思土實則甕重不
可致虛致水中則泛泛曷可止雖執政亦惑之
然治河皆有甕堤形似甕耳不用陶器也

汪白爲平糶詩刺時病云穴垣補墻隙墻成垣已
隳斷屨補穿履履成屨亦虧

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
延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詠響
琤琤入破舞腰紅亂旋重頭入破皆絃管家語
也歐陽文忠公見張安陸迎謂曰好雲破月來
花弄影韓吏部集有李習之兩句云前之詎灼
灼此去信悠悠若無可取鄭州掘一石刻刺史

李翱詩曰縣君愛塹渠遶水恣行遊鄙性樂山
野掘地便池溝兩岸植芳草中間漾清流所向
旣不同塹鑿名自修從他後人見景趣誰爲幽
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此別一李翱爾而習之
不能詩也吏部讀皇甫湜詩亦譏其倚摭糞壤
梅聖俞謂尹師魯以古文名而不能詩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
日合烏頭負外郎上官似嘗勸石少傅

中立慎

緘石勃然曰上官必如下官口何

韓吏部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
幕下士承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
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
材須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與
處士作牙人商度物價也古稱駟儉今謂牙非
也劉道源云本稱玄郎主玄市唐人書玄為牙
因訛為牙理或信然今言萬為万千為撇非訛

也若隱語爾

陳文惠

堯佐

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

路遊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構亭號佚老後歸
政者往往多効之公喜堆墨書游長安佛寺題
名從者誤側硯汗鞋公性急遂窒筆於其鼻客
笑失聲若皇甫湜怒其子不暇取杖遂齧臂血
流

今人呼秃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

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厭兵則此兵正謂末賊爾
世語虛偽爲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
賣物皆行濫者非沽濫稱也世語優人爲何市
樂說者謂南都石駙馬家樂甚盛詆謂南市中
樂人非也蓋唐元和時燕吳行役記其中已有
河市字大抵不隸名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
也世謂事之陳久爲瓚蓋五代時有馬瓚爲府
幕其人魯戇有所聞見他人已厭熟而乃甫爲

新奇道之故今多稱瓚爲厭熟京師人貨香印
者皆擊鐵盤以示衆人父老云以國初香印字
逼近太祖諱故託物默論

梁周翰真宗卽位始知誥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
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大年朱昂同在
禁掖楊未及滿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靳侮梁
謂之曰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將留與公爾朱昂
聞之背面揺手掖下謂梁曰莫與莫與大年死

不及五十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

曰卿能道我為卿飲靖舉曰夜宴設羅厚盛也臣

拜洗受賜兩朝厥荷通好情感勤厚重微臣雅

魯拜舞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俱可忒無

極主大笑遂為醕觴漢史有槃木白狼詩譯出

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也劉沆亦使虜使凌壓

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澠繫行人而不住沆應

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禮

不使纖微迂之二公俱謫官

古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羣臣長沙王亦

小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張燕公詩云醉後

歡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李

白云要須回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涼風起吹

人舞袖環今時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耻効樂

工藝益不復如古人常舞矣古人重歌詩自隋

以前南北舊曲頗似古如公莫舞丁督護亦自
簡澹唐來是等曲又不復入聽矣近世樂府爲
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不容一唱
三歎也胡先生許太學諸生鼓琴吹簫及以方
響代編磬所奏唯采蘋鹿鳴數章而已故稍曼
延傍邇鄭衛聲或問之曰無他直纏聲鹿鳴采

蘋爾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斑衣戲坐

隅木奴今正熟肯効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
至十歲讀此方悟之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
家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
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歡醉丐書爲揮籌筆驛
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
然不知其誰翌日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
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

外舊山青最爲佳句

趙少師初在漣水守館不數年後以學士知漣水
繼來者名其堂豹隱曼卿有詩曰熊非清渭逢
何莫龍臥南陽去不還年少官游今郡守蔚然
疑在立談間後莫偕者

曹參嘗爲功曹而杜詩云功曹無復歎蕭何誤矣
按光武嘗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陳子昂云吾
聞中山相乃屬放麇翁放麇本秦西巴孟孫氏

之臣謂之中山亦誤矣唐韓臯鼓廣陵散其說
謂毋丘儉諸葛誕刺揚州舉兵討晉不成而散
於廣陵爾劉道原謂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
儉誕皆死壽春是時廣陵屬徐州至隋唐始爲
揚州不可不察也

景祐中羗人叛詔遺士獻方略率皆得官有題關
西驛舍曰弧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
廟堂不肯用奇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

入燕薊八方殺氣衝靈夏逢時還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真苟且

宋次道次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人名宮人所聚也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為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

事字子山穆王八駿有山子馬之名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

錢錢某為衡水令人謝之曰正欲作對爾實非有盜也

永州何僊姑不飲食無漏泄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僊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濶各三尺銀色莫不該信有熟於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已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譚黃巢事甚悉因

曰黃六大晚節至此張安道尚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

最佳英公儀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

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

陶令歸來為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絃應被

無絃笑何況臨絃泣更多又有葉氏女名桂女字月流

詩曰樂天當日最多情淚滴青衫酒重傾明月

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聲

詞人以也字作夜音杜云青袍也自公白公云也

向慈恩寺裏遊不可如字讀也

張湍為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以呈尹而豬輒

突入湍家湍即捉殺之湍對尹云律云豬無故

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笑之為別市

豬

張介以命術游公卿間寓居錢塘西湖土嘗自京

中山詩話 二十二
師南歸士大夫率爲詩贈之呂許公王沂公時
方執政亦皆有夏鄭公留守南京爲詩寄二
公曰上公詩筆千金重逋客歸裝一舸輕莫到
青山更招隱且畱賢哲爲蒼生鄭公在朝數爲
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作青雀詩青雀孤飛毛
羽單卑棲豈敢礙鵷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爲
他人作彈丸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
佳句蜀人楊諤宣室受釐落句云願前明主席
一問洛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
風塞草長傳聞漢都護歸奉萬年觴諤有詩名
題驪山詩云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最爲警
策

唐人飲酒以令爲罰韓吏部詩云令徵前事爲白
傅詩云醉翻襪衫拋小令今人以絲管歌謳爲
令者卽白傅所謂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

繼承者辭之搖首接舞之屬皆却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其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耳近歲有以進士爲舉首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傍爲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紬絹綱至其黨人曰鬼魅魍魎俗有謎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爲四段送在窰前初以陶瓦乃爲令耳

陳文惠善爲四句詩在江湖有詩云平波渺渺煙
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
斜日鱸魚鄉文惠年六十餘纔爲知制誥其後
遂至真宰使相致仕文惠喜堆墨書深自矜負
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與石少傅同在政府石
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漆大飯牀長五六尺許石
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而謂陳曰吾頗學公
堆墨字陳聞之歡甚石顧小吏二人舁飯牀出
曰吾已能寫口字陳爲悵然

江隣幾善爲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
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臯
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
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
如已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
淳雅喜飲酒鼓琴圍碁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
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
不能歸卽留宿人家商度風韻陶靖節之比江

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且
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碁者數人呼與
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爲圖前列騶導有一
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
屨累累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
傳後何必減嵇阮也

道人張無夢在真宗朝以處士見除校書郎無夢
善攝生梅昌言知蘇州無夢求見之先與詩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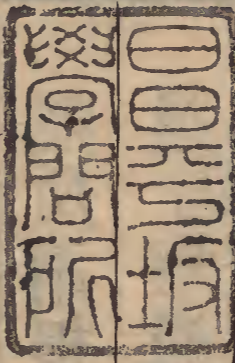
中一粒長生藥待與蘇州太守分好爲大言處之不疑自比李少君然無夢年九十死無夢語人少時絕欲屏居山中十餘歲自以爲不動及出見婦人美色乃復歎然又入山十餘年乃始定勸人飲食毋用鹽醋煮餅淡食更有自天然味無夢老病耳聾其死亦無他異

蜀人李士寧好言鬼神詭異事爲余言嘗汎海值風廣利王使存問已又嘗一夜有人傳相公命

已及往燕設甚盛飲食醉飽旣寤乃在梁門外疑所謂相公者二相神也人皆言士寧能佗心通士寧過予予故默作念侮戲之竟日士寧不知惡在其通也士大夫多遺其金帛錢物士寧以是財用常饒足人又以爲有術能歸錢與李少君類矣

貢父一字公非與兄公是同登慶曆六年進士一時齊名貢父尤以博學著劉勰五初登

科自負多聞渴資父之所請引皆斯立所未
知自采屈服晚年遊館學慕倣公羊翁工有
集六十卷惜無傳耳湖南毛晉識



中山詩話 終

